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二　去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出納求利學處第十九

尒時薄伽梵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遠近皆聞中國有佛出現於世彼諸聲聞弟子有大神通作諸變化廣說如上若有人能於彼弟子作供養者得大果報饒益增廣是時北方有諸商客聞此聲譽自相謂曰諸君當知我等宜往中國興易一則多得利潤二乃供養三寶時諸商人遂即多賫北方貨物往趣中國漸至室羅伐城此城中有一露形外道善識天文妙閑筭記聞有商客從北方來作如是念我今試往觀問商人或容於彼少有所獲即取相書占察前事觀知商主父母名字及所持貨得利多少便詣商主所告言善來善來某甲商主汝父名某甲母名某甲將如是貨來詣此方某日得尒許利商主聞已作如是念我比曾聞世尊弟子大有神變騰烟注雨此即其人商主

既生敬信便以北方朱色毛緂并北
方奇果盛滿器中手自持奉彼既得
已即便披緂往同徒處彼伴見已問
曰汝於何處得此貴價上好物來報
言北方商客我往看之為說父母名
字彼心信敬見惠於我同徒告曰仁
者我等常被沙門釋子之所輕蔑每
告我曰汝等曾不親近貴勝好人但
唯押習傭力賤品旃荼羅類仁今宜
可披此貴服往詣沙門釋子之處刺
彼心胷答曰如是時露形外道即披
毛緂往逝多林時鄔波難陀於逝多
林門經行遊適遙見彼來便作是念
外道披者是好貴物我若不能得此
物者不復更名鄔波難陀矣既漸相
近問言外道汝今豈可新歸俗耶答
言我不歸俗若如是者何披此衣報
言北方商客我為說彼眷屬名字既
懷敬重用此相施鄔波難陀曰此非
善事此非善事豈容年邁衰朽為破
戒耶宜應暫坐聊聽法要時彼外道
隨言即坐時鄔波難陀以歡喜心為
其說法若鄔波難陀為他宣說捨施

法時彼婆羅門諸居士等皆欲割自
身肉持以相施鄔波難陁因說法次
而告之曰外道汝之大師性愛廣弊
教汝門徒露形拔鬚多行少住常卧
于地若汝大師情所愛樂好衣食者
當許汝著價直千万上妙之衣百味
飲食隨意食噉所住房舍價當五千
由彼狹情不見容許我之大師情懷
廣大許我弟子著万價衣食百味食
所居房舍數直五千若汝披此貴價
好服行乞食者信敬之人作如是念
令此外道身行破戒至於飲食難以
供身汝此上衣宜應與我我有毛緂
持以相換我當披著巡家乞食若淨
信人來問於我大德何處獲此上衣
我當荅彼有露形人姓名某甲輟已
相施彼便知汝是深信人汝乞食時
彼若見者當以酒糟鹹滿銅器供養
於汝時彼露形聞是語已便生信喜
作如是言大德鄔波難陁若如是者
可取此衣鄔波難陁即呪願曰無病
長壽然汝徒黨貧苦是常聞汝施時
還令相奪彼言大德此之毛緂豈彼

物耶是我自由幸無見慮鄔波難陁
曰若如是者我當為受既受得已即
便與一麁鞭毛緂時彼外道披之而
去至同梵行邊彼便問曰仁者何處
更得此衣即報彼曰他與我換問言
是誰荅大德鄔波難陁共我迴易彼
聞皆怒報言仁者此之釋子常思殺
我餘雖見欺不同六衆六人之內無
越鄔波難陁仁若施與餘大德者我
亦隨喜而鄔波難陁欲飲我血將衣
施彼誰堪忍耶即宜往索若得者善
若不得者我同擯汝移汝坐處覆汝
食器不相共語彼便怕怖往鄔波難
陁所鄔波難陁既遥見来即作是念
看此外道舉動形勢必當奪我上好
毛緂便急入房閉戶而住外道既至
扣門相喚鄔波難陁默然不對諸苾
芻見問言外道汝何須見鄔波難陁
報言將我毛緂故来相覓苾芻報曰
汝若欲得舊毛緂者往世尊所求哀
歸向時彼外道往詣佛所尒時世尊
遥見外道来告諸苾芻曰汝等見彼
外道来不白佛言見佛言彼為毛緂

故来若索得者善若不得者便歐熱
血而致命終外道来至佛所作如是
言大德鄔波難陁取我毛緂唯願世
尊慈悲哀愍令彼還我若不還者我
等同梵行者擯斥於我如前具說尒
時世尊告具壽阿難陁曰汝自往告
鄔波難陁願汝無病仍告之曰汝當
還彼外道毛緂若不還者此之外道
當歐熱血而取命終時具壽阿難陁
奉佛教已往鄔波難陁所時彼遥見
作如是念看此外道將佛侍者以為
使人必當見奪我之毛緂時具壽阿
難陁報鄔波難陁曰具壽世尊願汝
無病鄔波難陁聞是語已即從座起
報言我今敬礼無上世尊阿難陁曰世
尊有教宜當見還外道毛緂若能還
者斯曰善哉若不還者此之外道當
歐熱血而取命終鄔波難陁曰敬奉
佛教豈敢有違若非佛教遣我還者
汝今外道滿贍部洲數如竹葦甘蔗
皆歐熱血一時命終我鄔波難陁一
毛不動具壽阿難陁可去我當還彼
便語外道曰汝之大師先行妄語欺

誑世間彼命終已墮在無間大地獄
中在彼舌上有五百犁晝夜耕墾汝
今妄語更倍於彼當有千犁常耕汝
舌鄔波難陁曰汝已著我毛毯汝物
我曾不用外道荅言我亦不著時鄔
波難陁取彼毛毯解其結處攝為四
疊安左手中右手攗拍遂令其毯悉
皆碎破報外道曰汝舒兩手便以毛
毯連頭揔搭遂便倒地便蹴其脅語
言外道急去急去勿令糞穢汙我住
處外道報言大德我今命存得出去
者更不敢入逝多園林此是緣起然
佛世尊尚未制戒
尒時六衆苾芻種種出息或取或與
或生或質以成取成以未成取成以
成取未成以未成取未成言取者謂
即收取他方愛樂所有貨物載運將
去覓防守人立諸券契是名為取言
與者謂與他物八日十日等而立契
證是名為與言生者謂是生利與他
少物多取穀麥或加五或一倍二倍
等貯畜升斗立其券契是名為生言
質者謂取寶珠等同前立契求好保

證與其財物是名為質言成取成者
謂以金銀等器取他成器言未成取
成者謂以金鋌取他金器言成取未
成者謂以金器取他金鋌言以未成取
未成者謂以金鋌取他碎金苾芻如
是交易以求其利時諸外道見是事
已皆生嫌賤云何沙門釋子出物求
利與俗何殊誰能與彼衣食而相供
給諸苾芻聞具以白佛佛言廣說如
上乃至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種種出納求利者泥薩祇
波逸底迦言苾芻者謂是六衆言種
種者謂非一事出納求利者謂作取
與生貪而見利潤得捨墮罪者作法
廣說如上此中犯相者若苾芻為求
利故收聚貨物作諸方便駈馳車乘
往詣他方立契保人持輸稅物乃至
未得利來但惡作罪若得利時便招
捨墮若苾芻為求利故以諸財貨金
銀等物出與他人共立契保乃至得罪
如前廣說若苾芻為求生利將諸財
穀舉與他人升斗校量共立契證乃
至得罪如前廣說苾芻為求利故納

取珎寶真珠貝玉計時取利得不得
利亦如上說若苾芻為利故以已衣
換他衣求換之時得惡作罪得犯捨
墮又復世尊在廣嚴城獼猴池側重
閣堂中於此城中栗姑毗等自所住
宅皆高六重七重見諸苾芻所居卑
下即便為造高六七重嚴好房舍其
舍經久多並隤壞施主見已咸作是
念我等現存寺皆破壞命過之後其
欲如何我等宜應施無盡物令其營
造便持施物到苾芻所報言聖者此
是無盡施物為擬修補當可受之諸
苾芻報曰世尊制戒我不合受時諸
苾芻以緣白佛佛告諸苾芻若為僧
伽有所營造受無盡物然苾芻毗訶
羅應三重作若苾芻尼應兩重作時
諸苾芻得無盡物置房庫中時施主
来問言聖者何意毗訶羅仍不修補
苾芻報言賢首為無錢物主曰我豈
不施無盡物耶報言賢首其無盡物
我豈食之安僧庫中今皆現在施主
報曰其無盡物不合如是我之家中
豈無安處何不迴易求生利耶苾芻

元暉

報曰佛遮我等不許求利時諸苾芻
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若為
僧伽應求利潤聞佛語已諸有信心
婆羅門居士等為佛法僧故施無盡
物此三寶物亦應迴轉求利所得利
物還於三寶而作供養時諸苾芻還
將此物與彼施主索利之時多與諍
競便作是語聖者豈我已物生鬪諍
耶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
尊告曰不應共彼而作出息復共富
貴者而為出息索物之時恃官勢故
不肯相還佛言不應共此而作交易
復共貧人而為出息索時無物佛言
若與物時應可分明兩倍納質書其
券契并立保證記其年月安上座名
及授事人字假令信心鄔波索迦受
五學處亦應兩倍而納其質又無犯
者謂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纏
販賣學處第二十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六衆苾芻種種交易取與買賣時諸外
道各起嫌賤此諸沙門釋子不生猒
離而於今者為交易事取與賣買此

禿沙門與諸俗人有何異處誰復能於
此禿人處沙門釋子以諸飲食而與
供養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
尊以此因緣集苾芻僧呵責六衆廣
説如前乃至我今制其學處應如是説
若復苾芻種種賣買者泥薩祇波逸
底迦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種種者
謂非一事取與賣買者取謂餘處物
賤此處物貴即從彼取来也與者謂
此處賤餘處貴即從此持去豊時買
取儉時當賣泥薩祇者廣如前説此
中犯者苾芻為利故而作賣買時悪
作賣時捨墮若為利故買不為利賣
買時悪作賣時無犯若不為利買為
利故賣買時無犯賣時捨墮不為利
買不為利賣二倶無犯若向餘方買
物而去元不求利到處賣時雖復得
利而無有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
癡狂心乱痛惱所纏

第三攝頌曰

二鉢二織師　奪衣并急施　阿蘭若雨衣
迴僧七日藥

得長鉢過十日不分別學處第二十一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二　第十張　去

之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鄔波難陁作如是念所有我等求利
之處佛悉制戒遂令我等求覓無由
所有利養因斯斷絶憂愁而住時有
六十人出遊園觀欲為讌會時鄔波
難陁見而生念若於此輩不獲財物
者我不更名鄔波難陁矣即便取一好
鉢圓滿光淨堪受用者以帒盛之置
於腋下詣讌會所對彼二人為其說
法令生深信彼既信已問言聖者何
意至此鄔波難陁曰賢首我為鉢来
報言我今無鉢若有買處買以相施
時鄔波難陁便於腋下抽出其鉢而
呈示之問曰如此之鉢價直幾多答
曰直六十迦利沙波拏彼言我與六
十迦利沙波拏仁當自買鄔波難陁
報曰賢首願汝長命無病今此施物
為莊嚴心是心資助是定資粮得勝
上果於人天中常為法器如是六十
人人别各乞六十迦利沙波拏便捨而
去時彼諸人各讌會已詳集一處時
有一人告諸人曰君等隨喜我於向
見聖者鄔波難陁釋種出家為大法

韓

將善開三藏無㝵辯才我以六十迦
利沙波拏用充鉢價時彼諸人聞此
語已咸言我亦施彼六十迦利沙波
拏便共議曰君等頗知若一苾芻可
須幾鉢各云不知時有苾芻從此而
過諸人問言聖者若一苾芻可須幾
鉢答曰唯須一鉢時彼聞已共生嫌
賤沙門釋子多貪利養此是緣起尚
未制戒時六衆苾芻多得長鉢不自
受用亦復不與諸餘苾芻少欲苾芻
見已嫌賤云何苾芻多畜長鉢不自
受用亦不與人以此因緣具白世尊
佛以此緣集苾芻衆呵責六衆苾芻
云何汝等多畜長鉢廣說如上乃至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畜長鉢過十日不分別者
泥薩祇波逸底迦
苾芻者謂六衆等過十日者謂過十
夜長鉢者除守持鉢餘者名長畜者
作屬己心若更畜者得捨墮罪捨之
法式如上廣說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月一日
得鉢於十日內應持應分別應捨應

與他如是次第及以超間如初衣戒
中廣說其事乃至捨之法式皆悉同
前若小若白色或為擬與欲受戒人
者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
心亂痛惱所纏

乞鉢學處第二十二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於
此城中有一賣香童子有一好鉢圓
滿光淨堪得受用有乞食苾芻於日
初分入城乞食巡至市中賣香童子
見而告曰聖者我有好鉢堪得受用
必若須者隨意持將苾芻報曰我現
有鉢童子曰若餘苾芻有須鉢者幸
可遣來荅言可尒時彼苾芻乞得食
已還逝多林食訖洗器告諸苾芻曰
具壽某處鋪上有賣香人有一好鉢
若須鉢者可往取之時鄔波難陁去
斯不遠聞此語聲便作是念我宜呵
彼乞食苾芻更莫傳說勿令黑鉢之
徒聞斯語已跳走而去便告乞食者
曰具壽食信心食更無別言但肆貪
心唯論衣鉢乞食之人作如是念世
間多求常貪見者鄔波難陁即是一

數此聞我語尚致譏呵若更有餘者
年宿德聞我此言更重呵叱即便默
尒不復敢言時鄔波難陁告乞食者
曰具壽汝親教師是我知識由此緣
故我遂見呵勿懷悒恨彼便荅曰大
德我若更言願重呵責鄔波難陁曰
具壽我向未善審聽如何說云鉢與
非鉢大德若未曉了何因見責雖然
汝可更為說彼童子住在何處報言
彼人住在某鋪有一好鉢極堪受用
彼囑我云若有須鉢苾芻當遣來買
鄔波難陁曰我聽此言猶未詳審作
是語已即著僧伽胝疾行而去詣彼
市中時彼童子遥見急行作如是念
我今觀彼豪俠苾芻威勢麁猛必來
至此奪我鉢將即便取鉢深置牀下
時鄔波難陁遥見藏舉報言賢首何
故藏鉢即便展手自取其鉢而呪願
曰願汝無病長壽廣說如前童子報
曰聖者我與易人以利活命不以虛
言而即相與可酬價將去報曰汝今
豈可賣仙人之器乎說伽他曰
若人施凡器　當獲於金鉢　此報定不虛

何故生憂苦
童子曰聖者縱出多言非價不可鄔波難陁曰汝今慳惜此鉢當来必墮大瘦鬼中當悪語時有一長者来至其所口云敬礼大德鄔波難陁時鄔波難陁即便報曰賢首誰當湏汝空礼拜耶長者荅曰何曽聖者所出言教我不依隨告曰若如是者可買此鉢持以施我長者即便問童子曰此鉢價直幾多荅言尒許長者曰所論價直我後當還是時童子即便以鉢授與長者長者取鉢奉施鄔波難陁鄔波難陁即受其鉢呪願云願得長命無病乃至於人天中常為法器廣說如上長者便去鄔波難陁報童子曰癡人汝言謂我鄔波難陁不能乞得少許鉢價汝今由此慳惜鉢故必當定墮大瘦鬼中童子曰何湏誇誕仁且得鉢我今獲價冝當疾去豈假多言時鄔波難陁便持此鉢入逝多林便以其鉢示諸苾芻告言具壽此鉢何如時有少年苾芻問鄔波難陁曰大德更有餘鉢不報言有若如是

者現有一鉢合更求餘鄔波難陁曰
我以脚踏怨家頂上更畜餘鉢少年
問曰大徳豈可有怨家乎鄔波難陁
曰汝即是我弟一怨家由汝不許我
畜二鉢少欲苾芻聞是語已共生嫌
賤云何苾芻現有一鉢而更求餘即
以此事具白世尊世尊以此因縁集
諸苾芻問鄔波難陁廣説如前種種
呵責已告諸苾芻從今已去苾芻若
現有鉢更不應求時有乞食苾芻其
鉢有孔便持此鉢入城乞食有人施
麨即以鉢袋盛之次得澀餅以鉢而
受孔中漿出便澀其麨復汙鉢囊有
多蒼蠅遍皆附繞諸小男女隨逐而
行告言聖者曾修多眷屬業如大商
主長者貴人多諸徒衆之所圍繞蒼
蠅眷屬亦復如是時給孤獨長者見
諸童子報言汝等何故調弄聖者童
子荅曰我等豈敢輙為調弄然此聖
者昔日曾修多眷屬業辟如商主長
者貴人衆所圍繞隨從蒼蠅亦復如
是長者聞已告苾芻曰聖者於佛世
尊端嚴教中而為出家何因作此著

休宗

耻之事苾蒭報曰作何耻辱然佛世
尊制諸苾蒭現有一鉢更不應求長
者曰聖者豈可唯畜如此穿壞鉢耶
諸苾蒭聞以事白佛佛言諸苾蒭若
鉢有孔應可補治時諸苾蒭便以五
種鎔瀉之物謂黑糖黃臘紫礦鉛錫
者熱物時即便脫落時諸苾蒭以事
白佛佛言不應用此而綴於鉢除此
五種鎔瀉之物應作五種乾綴苾蒭
不知何者為五佛言看孔大小應以
釘釘或於孔內安鐵鍱打之或安鐵
鍱四邊釘釘或作摩竭魚齒或安屑
末苾蒭不知用何屑末佛言有二種
屑末謂鐵末石末鐵鉢瓦鉢如次應
用苾蒭以水研末安鉢孔中尋便墮
落佛言應用油研安其孔內諸苾蒭
依教作已以猛火燒亦還墮落或火
太微亦復還墮佛言應處中燒燒已
溢鞕佛言應以物揩摩苾蒭以水揩
摩補物墮落佛言油拭方揩若鉢有
細孔以沙糖和泥遍塗孔處准法燒
之若鉢有璺應鑽作孔以鋦綴之是
名綴鉢法佛令苾蒭五種綴鉢時有

林泰

乞食苾芻失手墮鉢便為五片時彼
苾芻多鑽為孔以細繩連綴持將乞
食佛言凡是鉢者當須淨洗彼便解
綴洗繩淨已還復繫綴遂致終日廢
修善品餘苾芻見告言具壽汝但以
此解而復綴諫洗盂器為善品耶報
言具壽如佛所制若鉢破者應為五
種乾綴時諸苾芻以事白佛佛言若
鉢難得隨意修理若易得處應可棄
之更覓好者尒時世尊讚歎持戒廣
說如前乃至為諸苾芻制其學處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有鉢減五綴堪得受用為
好故更求餘鉢得者泥薩祇波逸底
迦彼苾芻當於衆中捨此鉢取衆中
最下鉢與彼苾芻報言此鉢還汝不
應守持不應分別亦不施人應自審
詳徐徐受用乃至破來應護持此是其
法若復苾芻者謂六衆也餘義如上減
五綴者謂不滿五綴也堪受用者謂
得守持為好故更求餘鉢者為欲貪
好更求第二鉢好謂勝妙也得者
謂求得入手泥薩祇者廣說如上彼

苾芻者謂是犯人彼苾芻應於衆中
捨此鉢者當於衆中應差一苾芻令
行有犯鉢若無五德不應差若差不
應令作云何為五有愛恚怖癡不知
行與不行若具五德未差應差差已
令作云何為五反上應知應如是差
鳴揵椎集衆僧先問能不汝某甲能
與僧伽行有犯鉢不彼荅言能次一
苾芻作白羯磨如是應作廣如百一羯磨
佛言行有犯鉢苾芻所有行法我今
說之其苾芻應在和合衆中作如是
白大德我苾芻某甲當行有犯鉢諸
具壽明日各各自持己鉢来至僧中
既至明日行鉢苾芻敷座鳴揵椎諸
苾芻各持己鉢往至僧中時行鉢苾
芻應持其鉢向上座前立讃歎其鉢
上座此鉢清淨圓滿堪得受用若欲
得者隨意應取若其上座取此鉢者
行鉢之人應取上座舊鉢轉與第二
上座若不取者轉與第二第三取時
上座更索初索不應與第二索亦不
應與第三索應與上座得越法罪如
法應悔如是乃至大衆行未取小者
有部毗奈耶卷第三十二　第十九張　圭

那此鉢時行未第三方索鉢者其法
與上座相似乃至行了所得一鉢行
鉢苾芻應持此鉢付彼苾芻作如是
語苾芻此鉢不應守持不應分別亦
不與人詳審徐徐如法而用乃至破
壞此是其法若行鉢苾芻不依法行
者得越法罪佛言得鉢苾芻所有行
法我今當制應畜二鉢希好者應安
長鉢不好者應安舊鉢若乞食時應將
二鉢得乾餅者著長鉢中若得溼餅
者舊鉢中至住處已作曼荼羅安置
二鉢應於舊鉢中食已應先洗長鉢
次洗舊鉢如是乃至曬曝安置皆以
長鉢為先若內安龕及火熏時皆於
好處先安長鉢若道行時舊鉢遣人
持長鉢當自持無人為擎者長鉢安
在左肩舊鉢應安右畔自持而去若
得鉢苾芻於此行法不依行者得越
法罪此之治罰乃至盡形或至破來
應好守護得泥薩祇者廣如上說此
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芻鉢破堪為
一綴雖未安綴尚得受用更求餘鉢
者求時犯惡作得便捨墮若苾芻鉢

破堪為三綴雖未安綴尚得受用更
求餘鉢得罪同前如是三綴四綴事
亦如前苾芻鉢破堪為一綴安一綴
已現得受用更求餘鉢求時惡作得
便捨墮如是乃至四綴得罪亦尒若
鉢堪為五綴隨綴不綴或堪用不堪
用更求餘鉢者無犯若買得或施得
此亦無犯又無犯者最初犯人或癡
狂心乱痛惱所纏

自乞縷使非親族織師織作衣學處第二十三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鄔波難陁作是念皆由給孤獨長者
制諸學處更欲勸化餅果之直亦不
能得我今宜可入大城中或容教化
少有所得即於晨朝著衣持鉢入城
乞食於芳林處有五百女人撚白㲲
線見已便念斯等女人皆由自業無
問晝夜常執白㲲辛苦勞勤輸官課
稅鄔波難陁即便就彼總告之曰諸
妹願汝皆得無病長壽時女默然竟
無一對鄔波難陁告曰諸妹當有一
法不久來至是衆多人所不愛樂咸
不播心名之為死當尒之時汝雖欲

林恭

語未訖無由時有白色女人即從座
起以座授與鄔波難陁時鄔波難陁
就座坐已女便礼拜當前而坐鄔波
難陁告曰諸妹汝等頗曾修少善事
不報言我未曾作告曰汝等不應不
為善業此一女人具於二種善根令
得增長一能於我所生淨信心殖端
正業令得增長二見我来便起設座
礼拜恭敬於當来世生貴族業令得
增長若更能施少許物者當獲珍財
受用豊足汝等諸妹何所作耶彼皆
報曰我等但知撚線而已何暇作餘
鄔波難陁曰汝等頗曾少作當来道
路粮不答言皆未曾作鄔波難陁曰
斯亦不善彼便問言聖者何嗟歎耶
報言諸妹汝於先世不修福業被賊
刼来今受辛苦雖得為人更不修福
彼賊刼去諸女問言若尒聖者我等
今時欲作何業能使遠作當来路粮
鄔波難陁曰諸妹汝等若能衆議同
心造一大疊奉釋種内棄俗出家三
藏俱閑是大法將辯才無滯衆共知
者斯即是汝預作来世道路資粮諸

林希

要荅曰聖者我等何處能得大疊復
於何處逢遇如是勝上福田鄔波難
陁曰汝豈不知我是釋種棄俗出家
三藏俱閑為大法將辯才無滯衆所
識知汝言我何處能得大疊者汝豈
不知
莫輕小施　以為無福　水滴雖微
終盈大器　諸有智者　小福常修
於勝田中　能招大果
諸妹汝豈不能施一兩縷耶報言我
能有云我施半兩有云我施一分如
是乃至盡五百人咸隨喜捨鄔波難
陁告曰諸妹既有捨心縷須精細彼
云聖者我等皆是撚麁縷人不能精
細然有一女能作細縷鄔波難陁曰
試喚來看即便喚至鄔波難陁報曰
少女汝試撚看彼即為撚鄔波難陁
曰此未能善更好撚看如是至三女
人報曰聖者過此已往我所不堪鄔
波難陁曰姊妹汝等咸應如斯細撚
報曰除此少女我等不能鄔波難陁
曰汝豈不能換其作業此為撚細汝
為撚麁報言此女許者我等隨作鄔

林恭

波難陁報少女曰汝樂福者可為撚之彼便報曰聖者若撚細縷多時方辦幸勿疾催鄔波難陁見其許已呪願而去既經多日便来問縷諸女悉皆持縷相施鄔波難陁既受得縷皆與呪願此之施物是莊嚴心是心資助勝定資粮當獲人天上妙衣服時鄔波難陁即持其縷還詣寺中告諸苾芻曰具壽試看此縷麁細如何彼皆報曰極妙細縷然不知大德頗別好織師不鄔波難陁曰豈不仁等欺輕我耶我若向者不出家者一切伎巧無不精研何況織師而不識別諸人報曰豈敢相輕恐不知處若須織師者於某坊中有健額織師并有巧婦善能織疊若得此縷必成好衣報言善哉具壽教處好正者此即是仁為我織疊鄔波難陁遂持其縷詣織師處索非親友而說頌曰

善人勝美譽　雖遠悉知聞　如大雪山王
人皆共瞻仰　愚者守癡惑　雖近不知聞
如闇射箭時　人皆不能見

汝今得大利益獲大名稱遍室羅伐

城試為看此縷線其狀何如彼看報
曰大佳縷線我若織者當成好疊鄔
波難陁曰賢首為織織師報曰誰與
我價鄔波難陁曰汝諸織師價常不
足於未來世應作貧粮時彼織師迴
觀婦面婦便告曰仁豈不聞此之大
德深相讚歎可宜施手為織疊衣織
師報曰聖者此縷極細多時方得幸
勿相催即為呪願而去既經多日方
重来看是時織師授與其疊時鄔波
難陁受得疊已呪願而去還至寺中
示諸苾芻曰諸具壽試看此疊其狀
何如諸人報言大好白疊若其更得
第二張者剌作兩重僧伽胝服者事
而住修諸善品誠亦善哉鄔波難陁
曰具壽仁等謂我無力能得第二張
耶仁等試看我今如何教化其疊最
朝著衣持鉢便於別門入室羅伐城
從他覓縷至健額織師所廣說如前
以縷相示彼言好縷我若織者成好
上疊若不為織答言價出何人報曰
汝之織師不解修福於當来世貧窮
未休應可更為貧粮之業報言聖者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二　第二十五張　宋

林吉

前為織衣報他飲食比来還債猶未
能了今更虛作事欲如何鄔波難陁
觀彼婦面夫言聖者假令婦欲我實
不能鄔波難陁怒而告曰汝徒領織
師我今指汝禿頂為誓若我不能使
汝織者我不復名鄔波難陁矣時彼
織師瞋而告曰汝禿沙門我指為誓
我必不能與汝織疊鄔波難陁即便
瞋怒思量而去時憍薩羅勝光大王
有得意臣名曰賢善與鄔波難陁是
舊知識遂行詣彼既至門所而問之
曰賢善在不報言向市時鄔波難陁
即便就市覓之是時賢善在沽酒家
鄔波難陁至其門所遣信入喚為報
賢善鄔波難陁要欲相見可暫出来
使者報知賢善尋出即便合掌云我
敬礼大德鄔波難陁時鄔波難陁告
言賢善無病長壽我比謂汝常勤公
事寧知閑隙得在酒家報言聖者我
因公事来至於此大德何緣至此相
覓報言我有少縷可為織衣仁當從
福報言我當奉疊何勞織耶鄔波難
陁曰斯誠善事然我此縷是信心物

豈虛棄耶時彼即便命一使者報云
汝去語當織人汝等可為大德鄔波
難陁織好白疊鄔波難陁曰賢善此
亦無勞告當織者然於其坊有一健
額織師并有巧婦可令彼織是時賢
善即令使者汝今宜往健額織師所
報言賢善令織此衣時彼使者持縷
至彼告曰大臣賢善遣將此縷可為
織衣織師見縷訖即便憒識報使者
言我之番次先已織訖時彼使人持
縷還去至賢善所具說所由賢善報
曰汝去語之令織此衣後番相放使
者便去以語報知織師荅曰大臣賢
善於城中秉權有力我寧移去不住
於此誰能越次為織作耶使者還去
具以其語報賢善知賢善復更報使
者曰汝可還語當織之人令依番次
為織此疊鄔波難陁聞已告曰餘人
不能堆健額者賢善還令使者汝當
更至健額之所報言為織我還汝價
使者便往鄔波難陁亦即隨出告使
者曰愚癡人誰復令汝承事王臣汝
合多與杖木令擔背立豈吝為片作

第十七張 去

務頻遣賢善勞心汝豈不能至織師所作如是說賢善遣汝織斯白疊若言我不能者以手綰髮拳打脊梁若叫喚者卷其織具勿令執作若其婦女來唱喚時急曳頭髮牽使出門而告之曰汝今違拒賢善教令勝光大王必當罰汝五百金錢語言愚癡人汝若能得織成此衣者彼多與汝辛苦之直何須遲往空置劬勞時彼使者還至織師所報曰賢善作如是語汝當為織我酬汝價織師荅曰我今不能越次織此疊衣使者以手擒髮拳打脊梁彼即大叫便卷織機其婦唱喚遂捉其髮曳之而去報言汝等違拒大臣教命勝光大王必當罰汝五百金錢婦聞是已便大驚怖告其夫曰我等繫獄誰當救濟必嬰枷鏁而取終亡我今宜可織此大疊織師即便報使者曰勿將我去付彼法官我當與汝辛苦之直隨汝來心可留其線使者留縷而去是時織師報其婦曰賢首我今為織今其失縷復不成衣婦便報曰看此形勢豪猛沙門

若織惡衣岂肯相放即便辛苦為織
㲲衣即織衣了鄔波難陁便就彼家
索取其㲲織師告曰大徳可不與我
飲敢直耶報言窮人從我索酒何不
飲毒及敢糟耶時彼織師便生嫌賤
出毀罵言沙門釋子造作惡行非沙
門法如何自乞縷線或因說法或假
託王力令非親人織衣共相惱乱時
諸苾芻聞是語已具以白佛尒時世
尊集苾芻衆問鄔波難陁彼言實尒
種種呵責廣說乃至我今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自乞縷線使非親織師織
作衣若得衣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者謂鄔波難陁餘義如上
自乞縷者或一兩半兩等使非親者
廣說如上織師者謂客織人衣有七
種亦如上說若得衣者犯捨墮捨法
如上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苾芻從非
親乞縷使非親織皆得惡作得衣之
時便犯捨墮苾芻從非親乞縷使親織
衣乞時惡作得衣無罪苾芻從親乞
縷使非親織乞時無犯得衣捨墮苾

芻從親乜縷使親而織二俱無犯苾
芻從非親乜縷自織其疊乜時惡作
衣成亦惡作罪苾芻從親乜縷自織
其疊乜時無犯衣成惡作若酬價織者
無犯又無犯者謂初犯人或癡狂心
乱痛惱所纏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二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二十二 第二十張 去